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

十一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三

劄子

眉山王尉

辱書喜聞眠食平勝以承以親疫遽切今遂良瘡殆是純孝所感更小留無傷也為此付幹人恐欲亟得報

丹稜陳丞

辱書知已視事必能副封內之望上下欣欣伏惟比來尊候勝常曆書已如所諭批上矣州之征調皆自邑出更為勉應期會無使郡庭負課殿乃幸未間千方厚自持前備察舉

郭縣丞

此聞去邑下甚相念今承惠書知已休甲舍氣舒和平殊以為慰此來伏惟尊候勝常今日州縣誠未易為乃能超然外疾源自當除也所喻印曆皆具書其考矣未間千萬珍蓄以究安閑之樂

趙縣尉

辱書以元正為賀此意厚矣感刻伏惟履茲上月尊候勝常邑中通祖此殊不入何也來翰諄諄淳於實者多惟勉副所期待則佳耳未間更新調適前曆周令慶賜

又

辱書勤勤懇懇不敢忘厚意此來起居何如所諭當示常丞也古人去如始至更勉旃未間方々保蓄前有光除

又
連奉來告欣聞尚令君中分而治之公事良勞尊候何如
此相煩履視田訟等數條久未報切更歷意正當歲年富
貴要自致幸勿怠通鑑頌印五帙欲亟得之未間更新保
練前膺親親用賢

常知丞

辱書喜聞涉秋尊候勝常所致緡錢諒動歷意使郡庭不
失期會而負課殿非大邑尚誰望然此歲課尚予已有移
文去便為繼遣待此以行也它日最為屬縣最敢不察廉
未間惟冀厚自持勉事斯語

程推官

四三

二

某以不接辭故設飯相與致豈為樂飲哉乃承以在疾為
解無乃外之不使豫門墻雅游乎千万見臨

又

遠勤管轄更相見存因省秋來聖室安隱承襄大事近在
今冬計亦勞止深愧无能之辭不足為幽堂之光如何未
間當深寬割

又

辱手誨具審邇來服舍安隱見示所刻銘文以求虞殞之
歌勗以一章以寓先德愧筆意短淺耳未間當深寬割

張監酒

秋氣已覺高爽惟行道安隱尊候勝常未間千方厚自

持前進清秩

二

厚書關讀情粹溢於誠外但增感愧非所宜堪也亦報不
及方分幸炤亮

三

執事出於通官之門不應尚尔困於州縣乃承不屑黷孽
之間而欲為之此職豈足相溷况累年酒政大壞其虧以
數萬計主者已罷奉錢其一以拘留監納所虧錢矣無乃
不知之手執事果能任其責矣敢不告

杜文學

承手示款歸麾下無不可者何時再來尚期言宴

唐縣尉

今日又辱手誨諄諄益帑妻朽殆不足當此意平生本無
當世意為貧驅之出既食其祿不敢玩歲愒日雖自謂年
愧然知之者誰哉左右推之使及於前輩則非也承鄙庭
以邑事相付正可為斯民出力簿書類敗想勞料理眠食
何如未間切異踐言副所期待

李節推

不相聞文矣豈勝馳懷慕阿人未知已視事悵下宜膺察
率伏惟慈闈增喜曠息均安尊候勝常大帥康健不其未
此已旬朔幸不致之興但觸目午朋舊面視破內殊惘惘
也何日會晤更祈保調前致中都官

呂主簿

相望不同州部音介便不可通惟有懷詠耳辱手示知已
去百里之地外臺舉最要復付以劇邑文留謁舍以待推
擇尊快何如某於此已暮年王逸少所謂更求會稽便自
顯然預憂年以續食也所諭樊君今得其報以往未間于
万厚自顧前外常伯之益

侯將

天氣寔有異有意伏惟列屯烏牛之下宴飪清佳白侯勝常
未間更祈厚自持前尹環列

二

某比取道漢嘉持舟遠至江干始識熊豹之類固已欣快
且念行路之人何以得此益增感愧蓋至今也

三

某此月六日視郡事臣于殆不勝任方廢愧懼忽辱函使
臨門寵以過寶之言顧不足以堪之耳自力修報幸恐漫
略

王縣丞

連辱來告感慰并深 伏惟東戴就道尊侯勝常錄子之言
溢美矣衰老良厭此語每念具邦積敝願相為條理之乃
幸也未間更祈厚音前膺最賞

宇文縣丞

治所在此部号为佳山水勢伏惟涉夏以來年復煩蒸尊

侯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行觀舉最

二

某頃豫先府君之游辱知甚厚去九月始見象賢却風骨不凡盛德之後其益興乎為之悲喜但恨匆匆不得致耳遠承惠書不忘雅好此意則至矣其如稱譽實不敢當

劉監酒

相別久矣都不通一番之問惟有馳心比來伏惟尊侯勝常陸沉糟粕間乃不父耶諸公果察廉亦必償其勞也未聞千萬保蓄前進中都官

蘓知錄

辱書欣聞邇來尊侯勝常汲汲於進者士之常耳侯採聽風茅有狀即奏論幸更勉旃未聞千萬厚自持矢志東坡公之大節

李縣丞松

辱書屢蒙天每求論薦為言幸以職事相求不當求以尺牘也邇來尊侯何如未間千萬厚自持使政迹有聞

李縣尉

遠辱長書申寫所懷并聞已切膝下尊侯勝常先府君實為有連恨不識之象賢如此可不論薦所冀更加勉勵以大其門

王縣丞

得所馳翰綿絡累帑敢忘重勤秋已過半伏惟尊侯勝常

其益厭浮語而喜聞休養願言留意於此而無事於彼也
未聞勉膳以須論最

楊主簿

來牋爛然修部下劾感刻刻所以論薦者正欲相勉向
公耳無負所望此來眠食何如准官爾凡百不可怠要
自今益更洗手效職為佳未間千万厚自持以事斯語

何推官

累辱書翰勤亦至矣左右所居官當督錄諸曹郡庭事多
未舉能為毗佐而疏理之誰不爭論薦也近來伏惟尊候
勝常未間千万厚自持佇觀治狀

張縣尉

辱書承已至尉曹速來伏惟眠食安佳長牋之禮雖不可
廢自此無事於文可也治汙混竊為多左右以逐盜為官
幸為真懷更桴鼓不鳴乃為稱職未間千万厚自持勉應
最修

杜縣丞

長書陳義甚高比嘗相從於通義兩處曲尽矣何必尔耶
因審比來尊候勝常此部十六郡而縣又四倍以上求論
薦者為多勢不能徧及惟當拔其尤以勸郡縣耳左右未
有聞於人又未有効於本司宜更自激昂也未間千万厚
自持

夏縣丞

貽書甚厚感刻感刻知為計庭所知付以臨邛易菹市絹
事此美意也何使君不能竟之尤右果能辦當為此部丞
之最矣今在行李中伏惟尊侯勝常未間千方厚自持宜
以自表見於時

王縣丞 解

承已休駕適此抄秋伏惟尊侯勝常未間千方厚自持無
忘世業

二

此過邑下市道亦闐然弊莫壞居之不難復正當佐其
拊摩其民乃不負丞矣長牋之禮愧不足以堪之

玉司理

辱書欣聞此來尊侯勝常長書引喻甚高其詞亦哀聽者
孰不動心焉然論薦之法非可以僕僕而請也幸勉於職
業燁然有聞敢不察舉未間千方厚自持以應最條

賈主簿

辱書知已至官次此來眠食何如簿書邑大事也南朝名
賢手自注籍不敢忽如此願言勉旃佇須舉最未間千方
厚自持

李清叔

賢從子遠人來示所贖書感慰慰治所近益昌秋深亦
有秦隴風氣否伏惟台侯勝常白宋瑞今日有書至去聞
七月二十日就道及南浦則遵陸計其日須歲暮可到郡

庭幸且為父老留也賢從子行為刺奏未間于方厚自持
前賜刺史真符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三

高
四
三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四

劄子

張待制

某去鈐下已旬朝不省台用何如歲且更始共惟坐撫列城純用德教神明所相台候動止万福某無緣奉椒酒堂上惟乞持精養神遂究台相遠業

二

頃聞象冠風采凜凜甚高願見之無由比以事至統府但得陪賓隸之後足矣重蒙召至尊下酌酒飲之從容劇談皆經世之要老耳未之聞也其何幸似之恨不可久侍公坐匆匆而去至今悵惘

三

某坐念吉月布帛不數日間宜修巡屬之賀非賀節下蓋賀斯人得公如萬物欣榮於春也天子於此時當行慶賜佇聞璽召復立九德之朝向來用之未盡者於是大設施之蒼生幸甚

四

某道中伏讀諸公所錄元城先生立言行已之方為士大夫要當如是耳但其間所書鄒忠公疏去膾博之肝者乃蔡懋偽造不知何故不深考之也節下既以此書見賜某敢不如元城先生之立言此嘗論鎧甲事不省可行否更思宣撫司酒牽馬人小邦當十五名與涪忠諸州等別具

錄子申論併乞台察

范運使 仲甫

某迫於事不得久留即下敢問台用此何如風且解凍恭惟中和之政洽於一道貨通財阜神明所相台侯動止萬福某謹奉墨牋以修下吏之敬惟乞步趨實下前膺圖任

二

伏聞盛德之容粹溫而剛大甚有似忠文公願見之日久矣厥路無由以賴天相之以事至明臺得茲謁於前已大欣使乃蒙拜賜坐語教載而飲食之所言皆足垂世誠如拜忠文公也至今拳拳服膺若在齋坐幸甚幸甚

三

某惟履端之月於易為泰蓋君子在內之時敢以為恩公賀軟輪之來匪遠也念不得與賓隸面致此意願寓之一牋言辭淺陋不盡所懷伏希愧仄

王總領 丑

某為沈公出選憂部兵道中兩奉手札欣省涉冬台用休暢歲律垂盡恭惟餽餉流通軍飽民悅神明所相台侯動止万福某已書吏考更閱如是日即辭滿矣行伏田畝無由參詣仰乞恬養至味前究經世之業

二

某近來愈覺榮念灰冷不願當途知之非是以此為高蓋今之貴人正如東野畢之御馬耳兼賦分窮薄縱欲掀拳

之反成齟齬向來得夷陵良書是也來夏定求祠庭之禱
漸謀林下窠窟家弟亦來相約投老不可更不乖離要
須對床眠最為上策遠蒙送似前漢書嘗見此書中梅
福因上書不報乃隱去其時果可上書不須隱去可隱去
不須上書也恩公以為如何

劬以道

某平生相遇多在行李中雖談宴不大從容耳比至和門
乃連日夜獲淵對面未及頃盡於此時也至今慰使殆
感蔽於酒炙淋漓之外因遣人奉此牋為謝幸亮其略

王文甫

某比犯寒而來非所樂所樂者見公耳公似以一觴不及
舉為恨某所得蓋在一觴之外感慰至今

任似

某別十餘年而得見見又止於終食間耳牢落之懷其何
能宣寫違闊來每思勝味如所酌百酒嚴而正也感刻
感刻月忽建夏秋惟計庭倚賴神相阜通台候勝常某暫
休行道之疲而簿書已堆旁矣須無能之許未暇錄餘惟
厚護前登玉陛

石監稅

辱書欣聞以來尊候勝常承不脛關市而肯一來吾夫子
之於仕固嘗不擇而要各盡其職會計當為牛羊茁壯而
已耳長棧三復屢則屢矣更異行積其言以副訢望未間

千方厚自持

張司理

辱書知已領使曹伏惟休舍以來尊候勝常承不忘通川相從某亦追念先大君為愴然左右幸思立身之孝無曠其官以慰九原未間千方厚自持願觀善狀

楊監倉

荐承手示欣聞近來尊候勝常左右有志於世而思穎脫於小宰選中願使某有聞不必累之勞音介足跡也未間千方厚自持

向邦輔

正尔遐想念瀘上致所貺札翰忻感弥深因審鼓柝半道受臨筭符以歸雖未賜躬傳識者未使然免遠涉江湖它日熊軾赴鎮便近亦佳也何為不一采劔西平即日秋氣已清伏惟懷綬優游台候勝常某暮年於此初無可紀為愧有可告語否未由良會千方養志和神繼膺君遣

范監酒

近間伏惟涉此炎夏尊候勝常承已釋酒府之煩未為諸公挽辟能一過此乎良深延佇或須人當遣往幸亟開諭未間千方自厚前進勇爵

李縣尉

長綫之貺感刻多具聞近來尊候勝常襄譜系見示知先府君不忘自出乃尔也改截會牒即如喻未間千方厚

自持益大其門

楊司法

某二年言集公實助我臨分殊為惘惘重煩遠至郵亭若不能別者相望取然尚能以書相問尤增感刻也即日氣便暄淑伏惟章侯勝常某朝夕即西上此去益脩阻惟冀保練前有九遷

馮都監

辱書知總尺籍於此得同三事必能助我者甚慰及比來伏惟尊侯涉冬勝常何時啓行未間尚祈厚自持前進勇爵

張監稅

太昊已啓東節伏惟喜此清淑尊侯勝常未間千方調適

前觀論最

二

連奉來札感感刻刻果用何日就官次此職領市廛郡庭仰籌繕其用乃饒公出於大家標置會當軼羣自今府庫之入不乏矣心頃面

史頤老

某政事不修不能致陰陽之和乃尔旱暵民是天民天自應恤一雨救其焦枯正與民同喜且辱詩歸德於衰朽不敢當也復用韻為謝尚期至郭下併面究之

楊天祐

即日暑未退席伏惟林廬安居尊侯勝常未聞千方厚糶

二
固常聞從弟有在沈黎者壻於鄉長者家其貧不能合宗
族而食知左右之賢可依蓋甚喜因循未果為問每馳懷
遠承丰誨語及此好慚感不可言屬郡事少閑亟為裁卷
不克所欲吐也

新都任知縣

連日兩作暑氣亦解伏惟政成無事尊侯勝常相與守地
未有見日千万厚自持前膺最賞

二

初未得豫英特又不同封部忽辱貽書稱誦過當何以堪
此礼再味來旨正為愛弟耳須其出即為施行也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四

書

與李仁甫結交書

某再拜仁甫同年足下人未有無所好者然必有得於其中而後好焉人之所常好者不論也即其異者觀焉或嗜艾羊棗昌歌聚鵲而冠意錢格五戲者誠異然亦必有得於其中尔某平生亦所好異而與此不類方其趨所好自亦不知其所得去何也長來無父師性放焉不能自制且復疏懶日日增甚見有異書心欲得之而不喜劇讀間取觀焉數卷以後則欠伸思寐及聞有孝強而記博者則亟欲交之所居無其人則杜吾門靡所接其所好如是願於書豈有所得者哉與某熟悉者經怪此意雖某亦不自解也然所遇無厭吾意者來梁山與其令雒陽王子載游論近世人物某因言兵不釋鬻于今十五年中原墳英落南而不克歸者亦零落殆盡幸而全者惟吳蜀尔天子在吳吳人固多頭蜀何為不若也子載因道往年試諸生于丹稜而得足下尚能記憶其文稱之纒纒不去口曰蜀何為不若歟某時固喜願交之而尚疑其言之夸未決也日者至廬上始得足下所著通論五十篇讀之其言闊大而不可深劫而不迫多言繁稱而有統要於是既不復疑且恨子載知之有所未盡焉是時足下如少城雖不克見而自謂吾已得其心猶見也非若今之世必振衣持謁至廬下得聞聽其齊光然

後曰友彼所謂友者豈皆得其心哉足下以為誠然非耶
無謂其何從便得之也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云者固
其實也非君子不能而後世多以名應書雖小人而挾才
者亦容焉蓋其取之者必其多聞也故其孝始之以六經
諸子之書而其博也至于陰陽地理星辰方藥禪官之說
講談多所通然後可以充其選雖曰君子未必皆有是才
也故古之賢良方正云者以其能直言極諫之謂也今之
賢良方正云者必其多聞者也卜式烹洪羊汲黯排刑名
朱雲折殿檻非賢良方正者耶漢世語曰万事不理問伯
始伯始果能直言極諫乎甚矣世之善應書者探微揣端
則似智逆訐其所不為而陰中其所欲則似直此其凡也

方其坐殿廡下挾翰墨觀主之所向而謀一言之合訕在
後不暇郵有能顯斥天下利害奮不顧忘者徒欲出常士
之表以獵取名位而已既得之亦容容自守不復如對策
時嗟夫所謂賢良方正者止進取一途耳足下曰天子之
詔三下而四海九州之衆大無特起者一二為足下亦知
其故耶世非無能直言極諫者願所少者多聞耳君子而
多聞固善不然小人而能之亦將求之歟故當先君子而
後多聞若唯多聞者之求吾懼小人之售也足下既以博
習修索多聞之才將為諸儒倡非主於利祿而然雖當世
莫我知者數往即焉唯求道之行毋怠而止勉之異日得
發其所存大潤澤於天下某亦與施焉且云實趣名之敝

庶乎自足下而改然懼不達所以願友之意而私怪其遽
故以曉足下并陳固陋不宣

上周通判書

正月日門生左迪功郎梁山軍梁山縣尉晁某謹齋沐裁
書獻于某官某家故儒也。以是傳其世。今五矣。至某德弗
能肖似其先人。其業浸衰焉。尚何敢曰家故儒。然亂來既
孤且窶。甚皇皇焉。衣食之是謀。而資身之策。素不學也。念
欲吏於郡邑。庶有祿焉。以生而仕。以他收進於義乎。不可
故不自量其無所能。而復從事於文。非敢求繼其先也。觀
乃有一得。推擇為吏足矣。往年天子下明詔。廣延四方之
士。而某適為郡國。推上。盖有幸焉。其誰曰宜。於是擔簦躡
屨。不遠千里。至蜀都。與諸儒角其能。某度弗支也。留則勉
其交游。將捨而歸。則既為之不忍。棄之姑進。其厭飫之言
以嘗焉。不意執事聽之。俾與在得中。某自惟幼已。不喜書
先君強焉。使學而非其性。所堪及先君。稍代因。弃去不復
竟。故業不專。而學不加進。中間從事於文。非敢必其售。及
在得中。至今思之。未嘗不發媿然。獨德執事之深也。盖自
壯橫歷天下。且半望達官之居高門。而垂箔周衛。謹不可
入。故必介左右之容。而後通通。既入。見堂上。抵之以言。不
拂焉者。解故。雖夜。光明月。以暗。設人于路。且按劍。若某於
執事也。未嘗拜下風。而望精光。一旦不階。介紹自夷。於倚
人之域。遽抵以言。而其言亦庸庸耳。其辱按劍焉。臣當而

執事獨不然某平生未嘗得茲于人而願德執事為如何也常欲寓西南之郵布一書以謝而莫知其名居故久未克為甚恨今茲渡瀘首得見執事中心始有遂焉則又甚喜雖然執事行古人之道于今之世彼謝恩私室固不取然曲逆侯不志魏無知良史以為不背本則執事於某不當非也傳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執事既已聽之矣則某願因事之間執經座下承顏接辭而受教焉庶幾遂聞長者之餘風他日有以自立不止區區一得而已惟執事終始之幸甚

荅陳震秀才論易書

某頓首陳君足下聖人所以由之之謂道所以傳之之謂言後之學者曰聖人吾師也願不即其道而即其言言誠近矣於道何有焉蓋孟子而上無書非無書也非孟子自著也其徒公孫丑万章聞其言筆之而成書趙岐者始即其書觀之則曰孟子於詩書其長也嗚呼岐果知道乎哉即其言者之弊也夫即其言不即其道其弊殆有甚於天下之功不在士而烏在焉是果何歆言者華也務華而不趨於實則衍其華以欺世而盜名如之何非少也歆今之士僕察其亦少知悔矣雖曰吾不為文之華而惟經是學庶乎其為實而不知斯亦聖人之幸也故其論或有高於先儒而稱於一世考其行事則不及焉何哉蔽於其言也易之理最深足下識其所以深耶深者非象也非數也其惟

匪迷存亡乎明於象數而不達於進退存亡者京房是也
房乎可不謂深於易惜非善用易者也足下有考於易其
亦思所以用之湯武高宗箕子非獨得其一而文王得其
九聖人姑所以明易之用古尔蒙之利利刑人刑以發其蒙
非謂刑餘之人也刑餘之人何時而可用乎弧矢威天下
則不言射射則不言弧矢可矣履霜堅冰陰始凝六者堅
冰蓋為羨文足下不此之疑而疑高壖之射何者足下學
易之餘又及於書堯舜所由之道魯之伯禽秦之穆公其言
有幾於道孔子則亦錄之或謂孔子知秦可以代周故序
於書無乃流於讖緯之說耶足下其尚有惑幸見告更為
商略

荅趙文學論春秋書

某啓聖人之道行則無經經之衰也則有春秋春秋者救
經之衰者也足下自謂學春秋者豈亦有憫於今之世歟
所云魯必請於周而作頌以為權出於一不知夫頌蓋廢
矣召陵之盟與會戎于潛夫會于潛以誌戎始入中國召
陵之盟以誌伐而不遂楚始大也齊歸汶陽讖諸侯之專
也使孔子而為必如文王吾見揚子雲論孔子淺矣隱公
之後諸侯強文宣之後大夫強昭定之後陪臣畔蓋上急
也為上者固不可以急書積堯舜曰無急無荒自堯稱禹
曰克勤周公稱商周之賢君曰無逸蓋勤則天下治亂可
得而知民之疾苦可得而聞臣之邪正可得而登孰敢有

竊其柄哉惟其不動則上失其柄下斯竊之矣足下論樂
書卻綺真可破世之膏肓傳曰昔吾於之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足下勉於其學去從吾有
觀焉

荅楊監稅書

某再拜謁君足下某頃在破內去蜀遠故不甚與蜀士接
及來此邦則於蜀為西部士之秀者為多焉然各從事於
一官係於其州顧無因至此邦則其不與蜀士接猶如初
也去四月吾諸生當賓興於其鄉乃有自旁郡來考其道
藝者久使之考夫道藝則皆選於其部必所謂其士之
秀者也此邦不與它等有司於其選又加詳焉其來者必
又士之秀而尤者也既已考吾諸生道藝則皆外吾堂而
求謁焉乃一日得見蜀士之秀而尤者固甚喜第念朝
而見未及而去卒卒不獲扣其涯以涉其瀾探其源以觀
其所委今足下不遠數百里一辱教之以書及讀其辭則
視向之不獲扣而涉之探而觀之者皆在是矣信乎士之
秀者豈莫蜀若也足下慨然歎息今之俗如病疴氣削而
神不張蓋由士大夫敗其氣欲人之我思而不欲人之我
怨欲君子譽之而無惡於小人其懷此久矣嘗謂士誠與
吾同者多則其氣之敗者尚可起焉至此邦曾未久而已
得足下與吾同則凡蜀之士固亦與吾同者有矣儻歎焉
而位於上其志勿懈有以倡於其黨則是氣也其復矣乎

惟足下見有與之同者幸告之庶乎它日有歟焉而位於上者則今之嗟嘆將變而為詠歌斯亦幸哉詩則溢於美若猶狃於今之俗然何也

荅劉煜秀才書

某再拜劉君足下僕未至足下所居之鄉已知其鄉有蘇氏以文章聞天下合辭稱之曰某人足下其謂斯人也其為擅場者歟其於道也真為近欵周公而前夫豈無君子哉世未有以文章稱之者何耶君子而稱文章君子之不幸也文章於道或遠焉則又道之不幸也足下所謂蘇子瞻成於歐陽永叔者豈謂道而言乎子瞻之近於道孰知自陳扶風耶今之俗亦美矣所恨知道者鮮也誠能知道則於封禪書出師表離騷之辭子虛大人之賦猶辨白黑矣足下其試思之敢以是為報

荅家仲安書

某頓首仲安足下某始被命而來長茲土因過富順見吾弟子愈而後西子愈相語通義固多士嘗獨高仲安之賢因問仲安之賢何如子愈曰仲安少而孝孝成而試于有司屢絀則盡弃其少所孝為進士者以謂吾何進士為哉其惟古人之為學居於城之東偏坐一室其書環之見古今事是非成敗有所感輒引筆著帑上翻々不能休其為說皆剴切有義理終日未嘗出而况至刺史令之庭以為吾不求有司尚何刺史令之求哉某大驚歎不謂斯世而

有斯人也古之諸侯祗千乘於陋巷郡守迎以為師者其在斯人歟某始至不勝於簿書既未果見廬下又不敢以輿致之也今事若少閒矣方朝夕是謀乃先辱書告以古之君子好賢樂善非有所求至唐之世則出於勢焉而已耳夫上焉如古者噫其遼闊不可復見下焉如唐者布衣之士與王公大人各因其求以成其功名則世猶有賴也今則吾悲焉上下之相求非勢則利某不肖不敢望古之人其亦不忍為今之人所為故於聞仲安之風而將謁焉仲安乃不以古之諸侯郡守相望而欲為客於我此某所願也自茲敬為席以俟所示中論真前所云剴切有義理之文也然謂漢之風俗不正其源於貫高酈寄末流及於杜欽谷永竊嘗論漢之興以蕭相國而亡之者張廷尉也須仲安來更為商榷書詞宜即荅屬連日夜親戚朋友選至故後併亮之不宣

荅程奎文秀才書

某啓頃者在足下枌榆之社而為之長於時所謂士者無不見之而足下獨若深藏而不市者歟僕今來此去夫枌榆之社百五十里而遠乃忽自其社不憚其勞而跋山浮江以來則若古之人負笈而求之者歟僕既恨始不能訪諸其徒而致之復愧於斯無以當足下來之之意也足下慨然論仁之方而恠世之人或以軟弱不勝任者名其仁世之人其何恠焉生見孔子者猶難乎其言也仁者其為

性故有子謂孝悌為仁之本孟子以謂堯舜性之其道則
孝悌也苟學者不得其性則其所為各適其宜無往而不
為仁世之人徇其情而從其所迂則其性亡矣尚惡識所
云仁者哉足下其勿怪焉惟於其性謹操之無失之僕亦
不敢忘不宣

荅郭興秀才書

某啓僕出而仕常憂不任其職今乃當一道斯民其有壹
鬱而無誰尚語者日至於庭僕尚恨無以滿其來之之望
而况欲從之以求先聖賢之道乎生去其鄉抱負其學而
來僕亦豈敢不盡其所聞以告諸公生自謂頃嘗取一書而
讀之兀然恍然已乃豁然且昭然矣不知書何用使人兀
然恍然也欤夫所謂文之至於精微宏深者非謂其精微
必若商婁而後見之也非謂其宏深必若大撓而後知之
也蓋如古先聖賢之言則為精微為宏深焉尔生云心之
量與天地同學之深與江海同無乃有微於精微宏深而
求之過也先聖賢之言孔安國固云坦然明白生不之思
焉苟不自修性始則誠讀其言亦將兀然恍然矣生歸而
務修其性則視向所謂豁然昭然則又當有加焉

新刊高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六

書

荅關知縣書

某再拜青神大夫關君足下今之世知道者誰歟知而能行者又誰歟藉不能行而能言之者又誰歟嗟乎僕久未之見也足下過僕而語乃及焉始則駭怛繼之以喜蓋平生所願聞而今則有獲焉雖然足下果嘗究道之歸乎夫道也者孰為權於天而有以與人孰為權於聖賢而後能傳於人天命之謂性禹而塗之人甚至皆命於天者也天烏能有所与有所不而天且不能有所与有所不而人又烏能有所傳有所不傳惟人於其道也畫而習以遠其性則不與道會矣初非天不與之聖賢不以傳之也如曰天不得秘以畀之聖賢聖賢必其復知我者而授之無乃以其難於所與而尤於天難於其傳以望於聖賢殆未考孟子之於道非由外燥欲其自得之蓋有不在天而人也足下獨慨然志於道則其性於道已為近焉尚何僕之求其性於道不近焉僕又何庸益哉足下誠知仲尼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其本于一則於道固已有得矣第未知其於文為豐乎於道為豐乎行矣措之一邑予將觀焉不宣

荅李厚秀才書

某頓首仲信茂才年家某與尊大君游久矣每聞教其子

曰有程堂上視膳猶執其業在旁有問則對須徹膳已乃退則又挾其書冊過庭下且讀且問學士大夫皆嘖三稱其善教子某見尊大君常尚執書冊過庭下時相後先不及見其儀冠然亦何待識其儀冠夫生於鄧林者必皆良材也願獨怪其累 試于主司率不得上第烏有教之如此其至素之如此其動而不能中主司之權量者耶今日忽辱示所論著亦自歎率三歲甲乙聯登於進士第者猶夫人也徐察其文則亦已無甚愧者焉某因取所示論著讀之則不惟視夫人者無甚愧復有加焉然後知其不售於主司者其咎在乎文之過乎工也夫夏商周之鼎彝其刻文皆篆籀奇古而使寓於今人之目殆不能字則孰知其為靈噩爾灑灑爾奕奕得如孔子者乃能討論以為合於經宜吾子之不售也今吾子為之不悔蓋有志於古之學古之學蓋期於強立不返謂之大成吾子於此果大成歟噫亦足矣又何汲汲乎慕今之公卿大夫論薦以求利祿也哉姑待有孔子之徒出則於吾子亦必有取焉不然以吾子之名徵于上上將加考詳焉其亦猶前日之主司又何往乎吾子其思之不宣

荅趙縣尉書

某頓首凡郡所以置官屬者夫豈徒哉亦使有以輔之猶梓人之於室廬必資群工而後能有所成願今之官屬乃不然趨而進趨而退語之則唯問之亦唯又何賴於官屬

也方念吾一州四邑我冠而仕者固衆矣豈都無一謬謬者歟朝夕疑且駭是真無其人耶抑太守不足告耶今忽得足下諄諄而語之三人行必有師十室必有忠信者不誣也是皆其所願聞聞斯行之聞而未能行子路之所懼也楊子曰行之上也教人次也蓋未有不能行而能教人者焉足下其亦於斯邑使官事無留賦輸惟時則某亦何事於劫劫而不知止哉繼今有可告者尚無靳不宣

谷曹監稅書執中

某頓首前此聲猷未相聞今辱手誨欣承迓來領關市之征尊候勝常左右所云大道以公小智以私則成巧詐蕪黷之俗雖行三代鄉選諸侯貢士適足為蕪人之資而薦幸者又以公道為私權益以要市於士或相貿易或因包苴或出於子弟此誠是也某見士之居約時皆能言之一朝得爵位率志焉姑以今之諸生觀之其為主司所絀則相舉評語罵主司聞者不以為過其後上第為主司則亦然矣左右抱負春秋之學能言之必能充之它日爵位可躡而升也幸無忘焉其如三科論士重厚者取之華而不實勿取也便於民而忠於國者取之便於文而不顧其民勿取也其辭有益於治体者取之不近於理以害風教勿取也士之有求於某者多矣夫有能如左右告以此者焉敢不敬哉良規左右其亦篤於其行而勉於其政使某有聞繼當論奏諸朝人將曰左右有以得之非如左右所云

丙有所託於丁丁不得不與也則甚善相與未有見日子
方厚自持務趨遠大不宣

荅楊教授書

某再拜承父教授議郎日者得墨啓其亦世俗之以為禮
者也施諸世俗人可也承父平日自謂剛者而亦知某厭
茲世而欲超然出其外不應止以世俗之為禮者見待也
方日日以為念豈承父自謂剛者見世俗之不好而或少
貶故又日日以為疑居今之時而為剛者之為難也今賦
之長書而告以士有欲為於世而民未服先振撼其中以
為立威之地有以服之然用而不已則褻其當歛而時出
之承父誠知天下之敝而憂為剛者之難也雖然承父其

謂民之未服先為立威之地以振撼之者是蓋觀趙廣漢
之所為不若尹翁歸也烏識臯陶九德之大哉夫剛而至
於塞強而至於殺皆當祗敬敷施日宣而不可廢是君子
之常德也焉有用之不已而至於褻者乎吾見世之人始
而嚴中而弛終而慢其下褻者有矣剛而不至於塞強而
不至於殺則將拂然於其下又豈但褻也承父愛我者當
日用之不可已已則人褻如是承父為誠知剛者已不宜
憂其用不已而有所窮也馬德駿詩止於如是而已乎
某始至裁剽尚未間自力作報不宣

荅郭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議郎某与足下未之識而至此亦屬尔初未

知足下為如何也乃遠以書自通并其所論著而明以告曰願備論薦今之世有求於是者不介紹於通官要人則以賄足下乃能獨陳其所學足下其有以異於今之人蓋久未見也某寔歎息其敢不論薦然其見此部仕者其薄於才而懦於力則委靡頹墮苟少有才與力則暴厲不循法令某方欲振起之以變其習要自治民者始足下蓋亦倡導於其朋以助我或有啟焉某論薦不敢以後不宣

荅何炫秀才書

某啓何君足下某受命至此部已三告胡自惟所以塞其職者要无汗吏以害吾治使民安焉其庶幾乎願深居而簡出罕與人接何由知夫孰為汗吏而民果安以否每旦而坐堂上民有赴訴於前者不敢如異時下約束必其字不得過如于事不得過如干乃受以為凡如此者非欲聞其疾苦也民亦欲知之故日至於庭十百為群或挾敗紙直書姓名或不書某皆一一錄其言且讀且問之冀因是而知汚吏而民不安狀然愚民昧大躬類撫細故惟大夫耆老其論議有根據而又多狃於滯俗所言率欺然某與足下未嘗面而忽數百里外遣家僮函帑數十番所以告某者皆所欲聞而未獲者即當因足下之言考核焉其若明詔所除巴蜀虛名之征則固嘗論之矣自今有可告語繼此勿靳幸甚不宣

荅李司理書

某頓首某老矣凡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言接於其前者為多而知其蔽在於文之勝也故郡縣之吏工於簿書披籍而考之誠皆若精明无欺焉大夫士之於言虛已而聽之亦皆賢者也至於行事則顛倒錯亂雖至愚不肖未有加焉工於言者亦皆然而皆工於事長或不工於言則求工於言者為之以眩於其上故某自年大以來不敢信郡縣以簿書而觀大夫士以言也足下遠自臨邛走百餘里而見某於此意者若恐某之不已知也辱貽以書讀其言若知今之弊者誠所望也不識第能言之而已乎某未敢遽以言知足下也足下行居其官勉之不宣

荅劉秀才書

某登生居學憲都中日與其徒婆娑嬉游以討論周公孔子道宜尚世不相聞非如郡縣吏須論薦者四五人乃得迂則不得不從諸勢力者求之也今生忽錄其昔進說於君抵通官顯人而言者并自論辯累數百言以告於僕其志若願託廝養焉不知生何用如此汲汲為也生之心憂天下之心迫隘而偷其文日入於俚而欲使其在上者大有所建立以起其蔽而成其功蓋嘗去其鄉而道乎方里之遠並南海而歸生之志可謂篤矣其力亦已勞矣願其說卒不售者生亦知其故耶夫伊尹耕於野傅說築於畝非有求於湯與高宗也而湯尚高宗求之是以聽其言惟恐有不尽焉言之未嘗不行也伊尹傅說豈誠小人欲食

其力以老於耕且築或子貢論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孔子亦求之者也所以求之者以溫良恭儉遜爾蓋異於人之求之也伊尹傳說之在下願亦修是德焉而湯高宗聞之其捨諸伊尹傳說可謂善求之者也生果欲有為於世蓋退而修於家上之人有不聞而不求之生之說不售者僕為欺生矣不宣

荅樂文學書 敦仁

某啓樂君足下古者居是邦其所事之也必其賢者焉其有問也或曰孝或曰仁或曰政外於是而問則未之有矣嗟乎僕不得而見於斯也凡有求謁僕者非知僕果為賢而事之也其有問者亦不于孝于仁于政之及也其意若曰其勢力足援也將從之而求所欲焉故地大則附者眾位高則譽者衆足下今日獨懷其所論毛公詩者以見於僕足下抑有志於古者歟何其尚今戾也僕既嘉其志將因其志以論其學謂亦好古者歟披其卷而讀之乃自謂其少也惟古之學自窮於所見耳屈於所聞心悸於所知而无所得已而弃所學以求諸已若有知焉殆如從諸影而後形得從諸響而後聲得從諸夢而後覺得從諸幻而後真得僕於是置卷而嘆足下何為斯言也因恨魏以來一經之師而博士之家法始亡士乃不知所承而自以其意求之也夫世所謂老聃莊周之書在漢時孝者不傳太史公願比之韓非申不害之徒同諸刑名家立傳爾始自王

輔嗣好其書既自為解說於道德經者而又取之以汨吾
聖人之易其流風被於司馬氏之晉而支道林輩出復附
益其浮屠氏之言則益漫瀾矣後之學者遂陷溺於其中
非止足下也易詩書春秋禮樂六者率性之具也捨是而
能率其性者非吾所謂性也吾夫子蓋嘗問禮於老聃聃
之學本亦自是而入者也足下謂風雅頌之為別季札能
知之孔子豈不聖矣乎其官名必待於郊子商羊之辯必
得於童子之謠季札於詩豈无所自而知之哉風雅頌所
以為風雅頌前乎國文以著之後乎孔子以次之宜亦考
其得失尚夫政之所由廢興不必更議夫何以為風為雅
為頌於其間可也如論詩之作其志有淺深有小有高
卑有遠近則不若蔽之曰思无邪凡三百五篇其箴而刺
者可以戒美而頌者可以法矣今日頓示寒甚其風直使
人悽慙勉強作此荅不究一二不宣

荅樊縣尉書

某頓首樊君尉曹執事聖人之道在經經尚今世或有誦
其言者或聞之則曰有是哉其透也况行之者乎聖人之
道殆若不可用執事見過乃獨舉子思中庸而相告曰在
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无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嗚呼此尤世之所謂透者也執事既知之矣願方問万里
之途凌江湖跋山川斯以險矣無乃欲為中庸之時乎時

乎中庸子思蓋以為難焉雖然執事既將不得已而行乎
險蓋思有以處之孔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
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夫如是雖行乎
險之中而居之以易則猶中庸也某始見色辭未甚決蘇
尔極論可為言而不言不智惟執事可為言也不言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六

